



07686

西河合集

蕭山詔奇齡

字祥麟 文養性稿

黃兆熊潤徵 吳維珩楚白較

墓誌銘

敕封邑大夫劉侯德配葛孺人墓誌銘

邑大夫劉侯將之官別予于京師詢邑中利害事惟
審且言先王父曾以尚書郎權使北新浙舊游地也
太孺人扶侍久將賦東征而孺人之御潘輿者嚮簪
鑠以從惟恐水程日不給不受餞去旣而鄉胥旋來
京藉藉稱大夫到官併車者以道瘳殞于官舍則孺

墓誌銘 卷八

一

人也然而邑之德大夫者徒跣而將事其子婦裂帛
且接踵至予私為拊額以為大夫裁下車卽治已感
人若此越三年予請急歸而孺人帷幃還廣川又一
年將封殯堂于舊宮之傍而誌以石予惟上古首婦
教房中鼓瑟每播之邦國而西京以還尚有述聞中
遺跡中以頌詞如劉更生父子者故東京母儀獨冠
前代而國史亦遂起例作傳傳列女布之藉氏何則
陰治者陽治之佐必曰內言不使出徒拘語也今則
宮闈乏女史前代后妃旣眇無贍懿而稽之民間節
孝終歲所上自成弘以前尚載實錄而旣則列氏焉

耳又既則氏且不列但曰某歲所上合若干焉耳而
于是閨中之跡卽名氏且不得傳况其他矣今孺人
顯德旣已彰彰卽微屬猶將誦之而大夫不以予不
文屬使書石予何敢辭獨是大夫所爲狀情文甚備
略不能損加于其際徒飾靡言無所用猶憶大夫自
言曰予之不能已于孺人者無他孺人以名家息女
來爲嗣室先之者曹孺人也曹孺人以名家子婉婉
有則而孺人繼之相形之際每易軒輊且曹孺人已
有子及晬而孺人哺乳以息女而婦而母迄于今孺
人舉子三合得四子而家之人不知孺人之非曹孺

人也曹孺人之子不知已非孺人子也孺人本弱質
首不勝髻乃甫殯而遭先王父觀察公喪邑社車乘
經紀走趨者填衢巷加之四方會弔日饑食贈珮無
暇而孺人身承之至先大夫內翰公相繼喪葬自元
顛呼復以迄絕窆一切苦草中不能顧者悉責之
孺人孺人哀毀之餘持簿算典管鑰出內伺倥傯稍
間猶必日三詣慈闈慰問無恙往往升粉榆脂膏跪
起佐餽使尊章在堂必忘其倦感而後以已也乃水
陸扶侍間關數千里一如太孺人之扶侍吾太恭人
者而盡瘁以死哀哉當孺人病時值大夫行車至鄞

去縣四百里而遙家人謀追還孺人急止之曰公家事未了何有婦病且徒亂人意無益所不能卽墮者以未獲終事吾太孺人耳其明于大體如此狀有曰孺人授室後善典家政雖室老歷練咸遜出孺人下一切組紉修洗晨昏寒煖能先志承意在大夫所不逮處妯娌若姊姒教子女以禮御下寬嚴不相過無少長咸愜愜滿願去其事大夫能順正不妒如是可以佐外治矣孺人以康熙二十二年閏月十三日卒距生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有八子四長宜振曹孺人所出也次麟振又次儒振又次名

墓誌銘

三

振皆孺人出而曹孺人所出者聘戶部員外郎李公諱孔嘉姪湖廣衡州府通判諱廷亮女孺人所出則長者聘內府中書科中書蘇公諱俊女次聘候選同知申公諱元翰女餘幼未聘女一孺人出則許字提督浙江通省學政按察司僉事張公諱衡之子拔貢生諱澧子系曰孺人氏葛直隸景州望族庚午科舉人拔苑公諱士林女孫也父本初公諱潔以廩生早世拔苑公憐女孫之孤大爲治奩具而孺人邦之其言婉而正見狀中乃爲詞曰

倚矣相德堪君子齊不厭華燭爲之嗣穢方衛叔寶

遺冰清姿山簡雖傲重爲妻之乃者持介屏飾以造
鹿車來歸有似桓鮑獨憐少姪頓責慈母結紉翦髮
不異哺乳以是條發四衢共柎彼繩繩者惟君子女
况兼明哲相夫有光尹姑而降斯爲令望旣閑洗腆
爰修烝嘗不止饋祀勤于喪葬所幸君子爲百里后
佐之陰教比諸室友先人舊游有丹陽柳大家東征
用是以賦何期扶侍脫簪珥鑿舟車間關筋力以罷
下車之雨甫霑其旂四境裂帛如喪厥妣君子清節
斯世罕希然而侯者必歸中治代乏彤史內德不紀
煌煌懿行曷敢或遺項還軼軸于廣川俟佳城鬱鬱
有楮有杞爰爲闕之礪石載事金缸燹燹銅椀泚泚
其石可泐其德不磨

徐徵君墓誌銘

君諱芳聲字徵之天啓丁卯與父晉台公諱明徵者
同時舉鄉試主者斥君取晉台公卷爲書經冠晉台
公曰吾冠一經無所媿所特媿者吾兒耳當是時君
甫弱冠自學使君下凡大小試必第一四方人至蕭
山無遠近必挾刺至君門其投刺必先君然後及君
父與弟而蕭山人偶出境有問名者自君外無他及
太倉張溥集天下有名士爲一社至東浙毋不懷已

而得君名大喜指示衆曰此蕭山徐徽之也長洲楊
廷樞金壇周鐘嘗選天下社文不得君文不敢選松
江陳子龍爲郡推官將入境卽以札授君邀一相見
其他仕紹者如無錫王孫蘭宜興蔣星煒華亭錢世
貴金壇周銓皆造請每見忘主客禮且亦不辨其宦
此土也君每出市市中人聚觀嘖嘖偶與人語聽者
皆屏息耳可察蚤蚤聲顧君語不輕出出必中倫脊
有條有竅旣已會古今切理終乃從容抑揚而出之
巨如挺洪鐘而細若抽繭有叩必應無踰躓無嗥噉
咽嗚環而聽等之觀場惟恐其盡同時出門者鮮與

墓誌銘
八

五

偕卽偕亦鮮與肩併步履卓犖顧盼端且肅所過處
人各自視若形穢惟同里翁德洪才地頗相似而儀
貌略等每與行人謂之雙璧卽君亦惟與德洪親好
與之行山陰劉先生講學得君兄弟喜曰吾見二程
矣其同時學人首推張鼂黃宗羲及君兄弟而四顧
叢山之學合發源姚江不名一氏而君與君弟則專
主朱氏守朱氏章句不輟崇禎十七年闖賊陷京師
君帥諸同學哭孔氏廟三日旣而隱潘山稱潘山野
人闖土室不預世事遇親朋死喪輒出弔慶則否嘗
曰讀書貴有用痛已具經濟才不之試當以言嬾後

因著兵農禮樂諸有用書而尤詳于兵嘗輯兵書數十卷自運籌指顧以及制械造器開屯設竈諸所有無不簡覈以闢從前之虛言兵者嘉興徐仲威鄉試赴三場慮策及兵事夢闕壯侯謂之曰蕭山徐生善言兵爾盍師之醒而矍然以爲蕭山徐生向于講次曾見之此朱子儒也未聞其知兵也及至蕭山見君與言兵大驚向所見者君弟耳因述壯侯語請師君君亦以候語有感悟之盡他人雖勤請勿授也君初與翁德洪蔡仲光何之杰張杉友善及德洪以義死同邑毛姓周晉民每過君君善之作忘年交姓善音

卷八 榮誌 銘

六

律嘗就君講五音七始九聲十二律之學歷十晝夜大有契既後姓受聘應制科君留姓不得乃爲文一篇授姓寓切劓之意姓佩之至都都人士問君者踵至嘗謁益都相公于私宅之後堂升階見左廂朱扉大書蕭山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十四字于扉中會

天子恢復西南疆大赦詔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湯斌侍講施閏章各以君名薦之益都相公益都相公將上之適部頒舉劄當山外入責之郡縣官蕭山知縣姚文熊益都相公所取上也公特發書幣遣

文熊親造請到門而君與仲光並却之乃已既而君卒君高祖母李氏節婦也已建坊旌門名所居里曰貞節里君臨訣嘆曰吾得卒于貞節里幸矣時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享年八十有四以是年八月十九日葬于湘湖之井山鳴會毛甦歸里君二子請誌墓不敢辭君娶陳氏繼顧氏皆無子歿後納側室高氏朱氏生三子高所出者長安仁娶蔡氏太學生紹榮君女次利仁娶陳氏本學生員景文君女又次志仁係朱出未聘女三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吳任聖陳出次適仁和學生員何任炎卽伯與季子次適

墓誌銘
卷八

七

山陰太學生金燦高出銘曰

君志在百世名在四海而歿而藏于一抔大之經術小之文字俱未之試而奄然于故丘後之人多下馬酌酒者而吾獨掛劍而爲之泪流曰此貞節里中人也而他又何求

吳文學暨烈婦戴氏合葬墓誌銘

吳與戴瑩族而爲婚姻吳氏有子四歲讀通鑑括錄數過成誦五歲能論列代史興亡治忽并人物臧否七歲通詩書易春秋左氏傳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之名者八歲習舉文九歲應試家人抱內之辰授題

已卽繳卷提學使憐其幼曰是能勝衣巾平待之次
歲再試文益工遂補錢塘學生員當是時吳氏子聲
藉甚曰爲聖童且曰此非天所錫不至此因名錫字
天與而比隣戴氏女十歲矣父死女哭泣過哀幾失
明鄉中人以孝女呼之曰孝女不當爲聖童配耶因
聘焉十六歲合卺十七歲病先是天與十五歲試于
鄉以斥落憤懣傲李賀送沈亞之下第詩以見志至
是年十八偕其弟鎰同赴甲子秋鄉試天與旣自負
弟亦年少相繼起以爲必得乃並就斥落則益憤吟
孟郊再下第詩一夕九起嗟句曰吾何用起矣晝負

墓誌銘
卷八

八

枕臥書空百餘字或強飲醇酒不自適慷慨旣而屏
舉文鍵其戶出所讀漢魏古文賦兀坐矻矻又所居
山齋過寂僻朝暮林莽多草木蒿弁之氣浸淫薄蝕
遂致病越三年病劇死當天與病時戴侍湯藥不稅
衣賣所飾珥環祈佛禮斗籙冀以少濟知不治請死
天與前天與曰吾未死而汝先死以待之是以死促
我也戴泣而止至是天與將屬續呼弟鎰曰吾察汝
嫂將必死我死疇家人伺之脫必不可奪則聽之耳
天與死戴果泣不止以首觸樞碎首血被而家人環
伺之絞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寂後仰金不得

死母慰之曰兒素以孝稱今母在兒死何也曰兒在
家死父今死夫命也兒不孝兒不能復事母矣乃密
壞玻璃乳餅吞其廉斷腸嘔碧血數升死距天與死
時凡四十二日今喪家所稱六七辰者鄉人趙佩等
五十八人與杭州府仁和錢塘三縣三學生員王大
成等四十五人齊詣府縣公揭舉烈婦府縣以其揭
上之督撫及提學諸使督撫提學諸使復下之布按
及府縣取給并事實題旌建坊而以吳戴籍新安由
世業鹽筴來杭杭之商籍自新安者合紳士楊大生
等一百人復舉之巡鹽御史咨請會題而先給榜額

卷八 墓誌銘

九

懸其門且捐金辦物親爲文祭于柩堂其親黨同籍
復合錢構祠于西湖葛洪嶺之陽而以次年巳巳四
月四日卜葬于祠側使來請銘予問自昔言婦道者
曰從一而終又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然亦言從一
言不改巳耳未聞其以死也卽或不得已有奪之有
侵且辱之則必矢死以明其靡他然亦矢志則然或
不必卽死卽死亦先示以死或戳鼻或撈而或斷臂
割髮不必其竟死也乃未嘗奪之而矢死矢死而必
于死且必于竟死無乃太過然而自陶唐以後趙宋
以前凡忠臣孝子弟信友往往爲非常之行過情

之舉以徑行其志進無所顧退無所忌無一不與烈婦之所爲相爲合符夷之遵父伊之見祖王子之致身泰伯虞仲之讓弟左桃羊角哀之死友皆是也白不偏之說起審身度物動多紮量左顧右盼惟恐或過于是以伯奇爲從親豫讓爲任俠霍子孟爲不學田叔都鄧攸爲畸行到君章荀巨伯爲輕于殉友以致忠孝廉節舉足有礙雖以二宋之慘烈君亡國破而講學之徒無一人爲之死者幸而其說不及于閨中耳予少入鄉學學師說孝行埋兒刻母不一而足初聞之惕然旣而慨然又旣而中心怵怵以爲世固

墓誌銘

十

有至行如是者吾何爲不然歸而述其語遍告家人至有語及而頤戟言未畢而泪已傾者而先教諭兄講學日久聞予言而惡之謂少年誤學是非正行不足道理兒斷嗣出妻傷恩刻木虐隣臥冰毀性凡有一于此卽爲不孝而况從彙之不觀有明之功令乎傷生滅性剗體廬墓得加以罪而子方奉爲至行過矣予聞之爽然而失墮然而自廢迄今五十餘年卒不得爲孝子爲弟弟者一言之誤也觀烈婦所爲可以返已天與以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卒而

烈婦卽以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殉之皆享年六十有

二天與之父乎中君嘗謂人曰烈婦十六歲而歸吾
子二十二死吾樂有子者十六年其樂有子婦裁六
年耳乃吾子以二月死而烈婦之死以三月三月以
前吾痛吾子三月以後吾痛吾媳是吾痛子祇一月
而痛烈婦者且終身也又曰烈婦每求死則每救之
然而多一救則多一苦至苦極而罔救矣哀哉乃合
爲銘銘曰

初謂孝女可配聖童詎意修文之婦而竟以烈終其
生同歲其死時又同今又同穴曰惟一之從葛山之
麓西冷之東中有塚焉樹之以梓桐惟鴛鴦栖之以

墓誌銘

十一

雌以雄其朝夕相隨翔翔乎西東者或分而合或違
而從所不可分違者惟塚中

駱明府倪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駱姓諱復旦字叔夜山陰人義烏駱賓王後也九
歲能文里師疑其僞而試之題曰因不失其親君開
比謂論交者不爭一日而爭百年答比則又謂論交
者不爭百年而仍爭一日時大奇之順治四年府縣
牒諸生不肯赴督學試者君名在牒中出試取第一
會明年

南郊禮成奉

太祖高皇帝配祀

覃恩敕府縣各拔貢一名督學以召應辛卯
廷試取上上卷授推官君遽歸不受甲午新例改知
縣乙未赴都

世祖章皇帝復命試身言書判且分州縣爲上中下
凡兩事入一等等者授大縣君四事俱一等等

上悅引見太和殿

賜茶 賜宴 賜瓜立授陝西三原縣知縣三原本
繁劇而君以安靜治之貧苦不取民一錢日與薦紳
諸生爲文字交講道論德而諸務畢理直指嘉其能

墓誌銘

十二

薦第一令兼攝涇陽藍田諸縣當是時君有太夫人
孀居生君甫五月而孤寢茶茹藥若干年思以藉升
斗稍裕晨夕而其食貧者如故也君每入長跪覲悚
伺太夫人意太夫人意安之嘗曰有子爲清白吏足
矣以故君在署與家居時無以異會三原有奪水利
者君峻却其賂不聽奪而巡撫反之謂奪之是并奪
縣印覆帖後巡按以問

上乃遽撫并及君部讞坐撫罪與君無涉然終以君
受脅故革職先是君被逮三原民遮留不得爭進米
肉奉養太夫人于署而涇陽藍田佐之至是君還將

奉太夫人南歸而太夫人以病死太守胡君偕同官治裝各捐俸而三原涇陽藍田三縣民設餉于五達任寡多投錢合三百萬以餉君君取三之一爲輦楨具就道而三縣民復負戴牽引送君出潼關返康熙二年君服闋太宰孫君疏君免請還君官政府初難之旣而察君果無罪議復職補江西崇仁縣知縣君至拾羣盜散之務與民休息一切詞訟不爲理獨募修城郭創復縣治堂并官廨書院與邑之亭障橋道有關繫者巡撫董君薦第一值撫州新知府至議增解餽費每兩五分先置酒壽諸邑諸邑唯唯惟君持

墓誌銘

十三

不可中酒出遂以逋賦陷君獄八年己酉遇

恩詔赦免獨其所逋賦出君獄三日責令償君自顧無一錢請再入獄而民爭輸金五日報完當是時民以赦君故相慶各貰酒飲酤每劬增值錢一文人謂之駱公酒云十七年

上開制科副使許君以君薦巡撫已彙疏將入奏而君力辭之越七年卒君生而俊挺儀狀卓犖目光如流星每顧盼輒閃閃動左右語言歷落善辨縱譚古今事聽者辟易每讌會遙見君至軒軒如會稽王來爭避席踖踏當牢愁聞寂時與君對輒如十百人充

閨氣頓熱熾熾然所謂一人隱數人者顧性忼愾喜
友朋少讀李膺郭泰傳卽慕效自喜越中當順治初
年好爲文社每會集八縣合百餘人鐘鼓絲竹君必
爲領袖進退人物亦聽其進退不之難嘗同會
稽姜承烈徐允定蕭山毛牲赴十郡大社連舟數百
艘集于嘉興之南湖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德宜實穎
吳縣沈世奕彭瓏尤侗華亭徐致遠吳江計東宜興
黃永鄒祗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嘉興朱茂燭葵
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范杭州陸圻爭于稠
人中覓叔夜旣得叔夜則環而拜之越三日乃歃血

墓誌銘

十四

定交去配倪氏封孺人婉婉相助爲理方君知崇

仁時有老舉人逋賦粥其孫以償孺人間之惻然請
出已釵鈿代償其逋暨君罹于理孺人慮不測則太
夫人苦節將終不得聞急遣僕遍告君執友并門生
之已仕者揭之兩大中丞范君特疏題請奉

俞旨給銀建坊其中申請反駁諸費皆孺人貸親友
償之君不知也生平好佛自奉儉茹素第積所有餘

行施捨事至于君結客門外屢滿則太夫人與孺人
皆能革薦截髮以成之可謂賢已君生于天啓壬戌
卒于康熙乙丑享年六十四孺人少君一歲而先君

死生于癸亥卒于庚申享年五十八男二長彥驥也
廩生娶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右侍郎印趨丁公孫女
戶部主事伯弦公女次彥驄國子生娶庚子科舉人
候選知縣子御王公女女一適湖廣湘陰縣知縣樹
巖史公子國子生璣皆孺人出孫男一士澗彥聰出
君長于詩文所著有溪山別業詩集山雨樓集駱叔
夜詩集其詩朗雋落筆有才氣博大而卓犖越中爲
詩者未有及也初予與君同被薦而予獨赴京聞孺
人之死馳弔之旣而君以遊山東便道來京予與之
盤桓且賦詩送之暨予請急歸而君已死越二年二

墓誌銘
卷八

十五

子驥驄將合葬君與孺人于故阡之傍來請銘予何
忍不銘銘曰

以君之才得

主知而不爲世知以君之治兩見之劇邑而不能竟
其施君之性情在友朋而交遊結納遍于海涯君之
學問偶形之文字而謳吟詠嘆爲之而不盡其詞所
可恃者涇河之碣灞澹之石與汝水之碑雖復琴臺
寂寂其合祔者猶得曰民之父母于斯唱隨誰謂康
吏可爲也而不可爲

吏部進士候補內閣中書王君墓誌銘

君以康熙己酉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是年卽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不卽補歸而家居越二十年死死時其子壇以西山之麓君嘗徘徊焉顧而樂之將以其地爲瑕丘而以予密友知君恐一旦還京朝不能待誰則能傳君者因再拜涕泣請予爲銘予思君舉鄉時君之子壇同入試人疑壇中式而不疑爲君暨壇以辛酉副榜貢于

廷領入旂教習者三年考授縣職今其歸又四年所矣君尚以吏部進士棲遲家庭間不少動其澹于仕宦如此前此予在京值王師平滇黔西南再闢

墓誌銘
卷八

十六

朝廷受其俘獻之

九廟頒赦于天安門外凡

單恩所及中外見任官均有賜錫卽未任者許援

例納粟請

誥救而君以例請予難之曰君仕自有在何難延一命需之異日而遽出于此君堅請不輟當是時君蓋自分以家居老矣然又恐失時不爲將過此以往不再遇稽先人之贈典不孝雖後悔亦何及因汲汲于此乃旣膺

錫命而卽以鄉人之請捧牒迎贈君尸木祠諸費宮

使春秋有司例享之以上躋于邦賢之列抑何豫與君賦性遲重深醇簡慎言詞不妄發不爲已甚母務爲新奇可喜之行初若悶悶焉無所短長而旣而思之未嘗先人然爭先者無以過雖重緩究未嘗以重緩敗事凡機事之來必鎮定有先見從容暇豫初若無可恃人卒以此恃之顧尤悖倫類族饒仕宦一門郡從多以意氣相矜高君處之泊然嘗以立家廟鳩工庀材君力任其事自始至終雖盡瘁不以已遇邑有大事水旱修築君素不欲先人者獨挺身先之其教子弟以身授不動容色慈逾于嚴而子弟之速化

墓誌銘
卷八

十七

者纍纍生徒負笈如坐春風中善飲顧不喜豪飲每飲少年任氣者舉觴揚斗翻餅糝譁噪霑灑狼籍君未嘗不飲飲不三五啐不醕醢而繼進不三五謝不受受不三五舉不及辱及他人以醉去或欵或側而君從容踞席飲未艾也君生平以文章名少與予同視游于先教諭之門先教諭每課文日三義見燭收其文擇其不完者黜之預儲從人之給寫者而寫其完文以進緘名坐中庭點閱竟甲乙之錄簿然後遣都講開緘而第其有名者于是榜于庭鱗次給筆札受獎若大試然常是時惟君多第甲不乙孝廉韓

君者次之若任君廷尉則甲乙半子則乙九而甲一
及赴試而君果以第一爲諸生餽子庠每歲類必高
等嘗謂詩文不一規而少學之人隨時轉圜初奉唐
明爲指歸而旣而厭之于是有創爲宋元之學者舉
凡宋元之彥形穠貌噉嗥不堪者而反襲之爲金科
全失三百以來溫柔敦厚之旨因選漢魏六李而唐
而宋而元而明諸詩取其可法者彙錄之共四十卷
名古今詩統復集諸古文將比其例爲文統不就卒
時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距生萬歷四十六
年十二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一以康熙二十年

墓誌銘
卷八

十八

覃恩敕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娶蔡氏處士敬雲
公女無敕贈孺人生一子卽墮也繼娶來氏前福建
布政司使馬湖公孫女無敕封孺人生四子曰圻曰
道曰垣曰垺墺以副榜貢生正藍旗教習考授知縣
娶蔡氏庠生大敬公女君與大敬爲密友大敬死君
爲經紀其喪事與都尉趙君檢討毛君請之督學使
迎其主入鄉賢祠繼娶丁氏見任廣西南寧府經歷
亮生公女圻庠生聘蔡氏候選州同德輝公女垺聘
夏氏前吉水知縣梅梁公孫女庠生寅公公女垣聘
吳氏候選布政司經歷以重公孫女原生仲蔡公女

頃未聘女二俱來出長許字廩生征吉吳公子次未
許字孫二長仲旦次仲華未聘女孫四長許字陝西
鳳翔府知府起莘丁公會孫庠生天敘公子次許字
太學生公協傅公子次許字庠生廣榮陸公子次未
許字俱擅出乃爲系曰君諱先吉字枚臣別字毅菴
王其姓也因爲之銘其詞曰

江東舊閩首推烏衣况嬪駿譽青箱是期誰謂蓬轉
沙行需遲安徐靜重乃德之基所惜晚達緩于從時
衣沾豹霧書留鳳池有經可授有文可貽孝友嫻睦
鄉評庶幾彼丹文者千秋之碑只憐械書用乙者辭

墓誌銘
卷八

十九

蕭山毛奇齡

字僧孺
又春庄稿

健
鑑真
巨關較

墓誌銘

九

毛稚黃墓誌銘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今學學古人為文辭往往
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
西泠十子者實以稚黃為領袖云嘗與山陰張杉始
寧徐仲子過稚黃許與稚黃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
西泠十子之一也熙而視不置臧否仲子曰景宜寧

墓誌銘
卷九

一

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降予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
兩人為不相下矣及予官京師高陽相公迎詢曰聞
君有難兄稱大小毛子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予以
稚黃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
祥符令薦京師上古今學京師為之語曰浙中三毛
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黃與予及會侯而三也
予既逡巡謝不敏去然私念會侯與予以被薦名京
師而稚黃家居尚為人稱道如是矜予請假歸會會
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
巨艦于湖延予三人坐上坐而稚黃以年長祭酒當

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黃稚黃各有以應之既而稚黃死會侯哭曰三七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葬于西湖青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予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二族而予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西而君自爲族其族譜爲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則君父也君祖慎齋公篤行而君父

墓誌銘
卷九

二

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于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辯四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自榆堂詩鏤之跋華亭陳子龍爲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詣君君感其知己師之時復有歐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講學于戢山之麓君執贊問性命之學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告廚請代居喪盡禮一切內功皆身自歷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歲必衣帽其于從父

昆弟及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嘗賣所居屋償責忽念女兒與其夫未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兒爲兒者則此賣屋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何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士旬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同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臯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膺此任卒不就其旗如此君作詩以大雅爲主文不一格

墓誌銘
卷九

三

自兩漢以暨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必本經術往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根抵者如草木之有根淺也然而根抵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乃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記文章木根端在乎是自頌之爲作文箴云君自執贄戩山後卽有志聖學始嘗傍覽二氏書久之以其說濫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慎鈔蓋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大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則復禮也大學首功

莫大乎是且朱子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
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首功人顧不察
耳常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嘆
伏顧生不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
有韻而韻爲尤要顧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
三曰歛唇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又換唐韻
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
氏韻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匡林奕書螺
峰說錄毛馳黃集小匡文鈔聖學真語格物問答東
苑攻鈔東苑詩鈔藥雲集晚唱詩辨坻韻白鸞情集

墓誌銘
卷九

四

選填詞名解諸書皆鏤版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君
少無宦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歿仍棄如故顧有
疴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匏首戴幘數重疊蓐三十
層于牀上干覆斗而僵其中聲息唧唧然每呼人則
以手擊櫺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
不起君初名先舒字稚黃錢唐人旣而名駿爲仁利
諸生更字馳黃娶胡氏嗣娶王氏曹氏朱氏子三長
熊臣次鳩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鄴卽世臣
仲子也胡出次劻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于泰昌元
年十月十五日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

日子靖享年六十有九乃為銘曰

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比諸管邴以君首龍惟臨安初
士煩于林後逮岑落徒存典理乃復棄此何用為情
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著書且不一名嗣子克行
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暎生不滿百三二而歲
相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
第視此銘顧為銘者三人中人

誥授嘉議大夫布政使司叅政趙君暨

封許恭人合塋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陝西督糧道布政使司叅政趙君請疾

墓誌銘

五

歸杭州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七日卒于家距

生明萬歷癸丑享年七十七孝子承燾等稽首請銘

先是君配許恭人以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月十一

日己先君卒于長沙官舍距生甲寅歲歲君年一稔

曾謁予宗仲知祥符縣事際可誌其文樞堂未書丹

也至是謀合壙而並請予銘剖于石君諱廷標字叔

文少就試于兩浙提學副使黎君補諸生值父光祿

公卒于官君丁年走京師持父喪歸錢唐

世祖章皇帝建年之三 詔選天下奇才異能者授

府縣官君鄉貢應 詔除福建汀州府永定縣知縣

縣久數賊又天下初定甌越疆新開居民易訛訖爲
奸君嬰城一年府餉頌春將迎之東郊守者難之君
覆甲墜開而集諸耆老率兒童伎樂張綵設仗闌闌
都以迎賊不疑有備羣趨之覆起掩殺撤環數十里
會學使行部君復樹新志前導獵獵山郭迎學使賊
皇惑不知所爲相視不敢前已而散去遷湖廣衡州
府同知至則知府通判推官皆以事去君攝府廳事
湖南烽火接嶺徼當獻賊草殺後背膏原野君設法
抹郵外并進趨而內養遺孑如是有年會閣臣洪公
經略五省駐節長衡問諮詢文武有用之士督撫以

墓誌節
卷九

六

君應薦第一時賊衆踞武岡州踰十萬寶慶告急遷
君長寶分守道開牙寶慶會文武將帥多不和君極
力收解不得適君以事還衡州寶慶陷君遂落職

今天子御極以王師平西南經略洪公請君從康熙
辛丑奉命簡命兵備安普撫熨諸蠻而寧州彌勒
州各土官誘諸蠻反征蠻軍四出請君監軍君決策
行間復故時維摩地安慰巴盤八旬間諸蠻以寧進
布政司叅議管通省驛鹽事無何調廣東按察司副
使分巡廣肇南韶道安普民暨盤州四堡諸蠻輒其
路發巨石塞君所出城闕曰願留君勿以羣行君慰

論之去會川湖兩廣八排嶺大猷未決君臨界會折
定委書具題彌月事竣連州寇起鎮臣失勦捕方略
以委之君諸寇聞君至卽就撫督撫嘉其績方會題
間以憂去服闋補長沙驛鹽道當是時長沙陷賊久
甫及恢復而王師進辰龍關軍書旁午一切芻茭
械杖舟師竿役征餉去來者絡繹于路君砥力給辦
不誤晷刻而民之被調者不致流散然而心力竭矣
時滿學士暨兵部督捕侍郎董偉湖南薦君能使併
理糧儲道事會湘東有司催科亟激變巡撫韓君四
顧曰事棘矣此非趙副使往不可謂君曰湖南民望

慕誌錄
卷九

七

君如慈父母久矣恐不一行慰斯民心乎君曰諾遂
乘一騾戴星往民望見君皆投竿涕泣訴悔罪狀君
散遣之返乃大修嶽麓書院營堂室市田蓄廩米使
諸生讀書其中湖南文教爲之一開自

今上踐昨早爲監司歷西南烽火二十八年中間兩
備司事而未卽于真每調劑闕乏卹荒補災籌軍政
所需而計其贏緡雖兵典之際所至無爭取功而轉
饑不絕軍賴以振乃三遷監司未經大用而遽至于
病康熙戊辰遷布政司叅政督陝西糧儲道事君聞
報以病牒上九郡耆幼爭先詣柩撫軍門投牒請留

會武昌兵變羽書來湘潭君強起視事畫謀儲備夜
巡警以防竊發如是者累月而病愈甚乃勺柎撫請
于

朝疏未及覆遞去時戊辰冬月明年春抵家病不起
君趙姓世居餘姚高祖登由餘姚遷錢唐以舉人官
陝西興安州知州授奉政大夫曾祖珙光祿寺大官
署正封承德郎祖鈺龍驤衛經歷授徵化郎父維清
光祿寺丞授文林郎累贈中憲大夫湖南按察司副
使母金氏累贈恭人繼母張氏累封太恭人兄弟七
長廷樞廣東高雷廉總兵官都督僉事次廷機江南

墓誌銘
卷九

入

泗州都司僉書授明遠將軍次卽君也次廷楨江南
鎮江府知府次一桂湖廣沔陽州同知殉難卹襄贈
奉政大夫又次廷相陝西甘肅鎮右營游擊將軍又
次廷林四川江安縣知縣配許氏封恭人恭人者東
城姓以高祖官蘭谿知縣遷杭州曾祖應亨刑部
員外郎祖仲舉山東鹽運司同知父文冑福建泰寧
縣知縣皆以甲科世其家明萬歷間君父光祿公入
成均與泰寧公爲同舍生友愛頗以子女爲婚姻恭
人年十六歸君既隨君赴永定任值賊圍城城外火
光燭官廨矢集于幃侍婢皆失色君入室恭人正容

謂君親妾之殉君猶君之殉國也卽城破引案間佩
刀曰吾子于此誓不以此軀割賊刃矣蓋堅君志也
先是恭人事姑孝常君遷衡時幼弟林爲江安知縣
張太恭人者君繼母也愛林赴江安去恭人以不得
迎養嘗恨恨及君遷安普恭人前請曰聞安普地和
宜養老太恭人在川久失扶持是地去川近迎養之
便遂迎張太恭人至安普已而君弟柱以郎襄寇亂
殉難太恭人聞變將歸沔陽恭人曲留之越數千里
周卹其子婦及

皇恩賜祭葬將理葬事于是太恭人決意東下而恭

墓誌銘

九

人隨之事太恭人于沔陽若干年暨君任廣東恭人
念太恭人老不欲行太恭人迫遣之登車而下者三
居常不樂聞計後一勳而病遂于奔喪之次哀毀不
能起嘗設饗鋪薦于庭妾奴掖之跪卽以手承恭人
頰稽首搏地伏且泣薦爲之濕已而卒方君任衡衡
民多流亡君外理民事及入室必問恭人以招徠爲
言有婦女被鬻者必勸贖之君大度而疏于財且坦
自無城府與人謙讓不小立崖異而恭人復養之施
且屬以和平下物故筭鍵財貨出入金錢者數十年
而身無兼衣至親戚故舊以孤嫠待給與亂時失時

喪葬無力者卽舍養以應而當夫橫逆之加置之不
校恭人之善成君志如此子七皆恭人出長承燠考
選知縣次承燁後弟相游擊將軍早卒次承燦考選
知縣次承焯候推都司次承焯考授縣丞次承焯次
承燾次承燠皆考選知縣孫十九長大坤考選州同
知次大珩考選知縣次大陸錢唐學增廣生矣大環
大塊大揮大均大垓大坊大圻大堪大塘大壑大埏
大塏大拍大在大塹大機皆未仕曾孫十業鉉業鉉
業釗業銑業鐸業錡業鎬業錚業欽業鍾皆幼自承
燠以下所娶皆名族女女六孫女十六曾孫女四其

原誌節

十

所許字皆世家子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翳天水氏夫以杭歷仕數世同袁楊君兄弟名跨五
常勳把柔翰疆曲所殉城治郡凌疆塲何者非國疏
輔行惟君起家以才望揮絃却敵闔海傍青幡插花
階羽場文教既揆來衡陽曾傲巴蜀通夜郎樓頭賸
兼諸羅戍手伐銅鼓平竹王夜散鈴櫜晝聚糧十年
心計留湖湘流澤寧讓杜與羊書勸幟與版前詳及
其歿也柩不相恭人助德不易量慈母出牧僕在房

飛矢集鑑羽集箱尚暨大義同勛勤只憐孝行過樂
龐萱輩錫蜜佩悅纒緇苗萬里猶相將越四十載孝

事悼竟以孝死尤可傷楚郊蘭秀杜並芳足媲大節
中外良以茲子姓咸茂長亦與蘭杜好北方予恭國
史歸梓桑豪筆僅此載樞堂義輪舒馭廻且翔且歸
若木同埋藏

墓誌
卷九

十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周崧岑年
蔡文子間較

墓誌銘

思舊銘

王諱孫蘭字晚仲無錫人壬戌進士由刑部郎中出
爲成都知府艱歸補紹興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
廣南韶道崇禎十六年獻賊破連州孫蘭死蕭山毛
牲爲孫蘭門生康熙癸亥爲仿古作思舊銘其詞曰
昭陽協洽元英之首明故中議大夫廣東兵備副使

墓誌銘
卷十

王公孫蘭殉難于南韶之官署嗚呼哀哉兵摧畫邑
脰絕桑枝官守榮陽身煎柳火彭府君能殉賊太守
何功周將軍乏援兵梁王不救以致睢陽之死爲厲
鬼豫州之出犯妖星况復聽山旣邈孰與調商削石
云亡無能爲質醉裏過西州之路哀來却內府之漿
苟有同懷誰無私臆乃感茲疇昔言念當時對策春
官人誦公孫之學起家秋士文無屈突之辭旋分益
郡之三刀遂領東方之千騎獎循良于越國假節鉞
于韶陽績著渥中猗獐授首風生嶺外羅甸歸心當
百城相傾陷之時以片石補東南之闕夫何獻賊逼

臨連州失守湯楊繼數梁化將降堅壁五旬縱斷指
無乞師之計孤軍萬里以指驅爲却敵之謀三呼殺
賊再拜投纜箕尾歸天丹青入地南還憲使空餘馬
革之屍東上門生長拖鼠思之泣痛山陽之吹笛返
嶺表以聞琴招魂有賦藉夢巫陽哭墓無文書名隧
側因爲銘曰

峴岡嶮卓羊城崔嵬五嶺是蔽三山以開維此長藩
控彼南越楊僕樓船孔戢節鉞三瀧猗歸百燹羗逸
何期寇流由蜀而出亦踰五嶺旣破二馬云誰作虐
曰惟獻忠桂陽不固曲江復陷兵澌若流城空可闕

墓誌銘
卷十

一

况有二將相繼負降由此倚虛類槎以撞儲峙候糧
料簡乘馬竄滅勾沙壁撤清野徵兵不來乞糴無力
惟有一死足以退賊下作河嶽上爲星辰諸猗畫像
群雛覆巾惟我夫子越州刺史揮斤撫絃逮予小子
屬申受知弱冠相失夫子知我空用唧唧所幸恩邇
予于聖代旣肆豐誕復表幽竈謹陳烏臆附之牲碑
蕪詞不章以抒甚哀

二友銘

昔庾信爲梁觀寧侯作思舊銘未嘗置幽也予友來
君徐君皆予予入豫州年先後下地來君門下土來

學徐君子誼同時請予爲銘予思二君雖未藏然亦無能琢石標美于隧古有不穿土而飾用誌者因述其行略爲之銘云

君來蕃字成夫邑人來氏族甲地大君鄙其軒冕獨居貧空敝衣樓裂所儲圖史外惟餅盎十餘實米鹽紵絮于其中每出行書衣筆裘手白持抱至有掛兩肘累縈蔽以博袖儼五石匏者遇故人常意拱揖避道左語不當意去嘗授書江園中與其徒沈君傳君名江園二子者夜秉燭藉廣瓊箕坐縱談古今興喪得失及漢魏以來理學藝文人物徹三晝夜及遇軒

藝誌錄

三

冕與不當意或相過或邂逅廣坐端視緘嘿雖終日不出一語問之間亦不對以故值君者多卜君語嘿以示臧否至爲語云言勿言視來蕃蓋重之焉君夙穎十歲出試輒冠軍甲申以後棄去舉業爲詩古文詞始以博大自喜旣好爲瑰奇個儻之語旣又力追先秦間文崇尚奧衍然終不能侵所著行世有北沙集藏于家以別字北沙也幼精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大小篆及隸八分不輕爲人寫人亦竟不句寫之嘗作故明二畿賦其文雄博韻驚抵轅前古初不示人及示人人以口哈厭讀之旣知爲君作則益置去勿

讀惟虞山錢宗伯見之稱曰此馬季長之賦也君好立名節每道東漢人物人有以東漢人物擬君君喜少游于劉蕺山先生之門先生曰子袁夏甫也吾初以子爲狂者今知之癡者也子有所不爲君事父孝父困于諸生老得心疾君備飾井脆父怒必蹴棄之甲申以後疆君出試以不能祿養筆楚幾死時蕺山先生自南都還講學于家君問曰有子于此貧不能養父而父責子以不擇之食如之何先生曰子不聞樂羊妻之語乎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其姑感焉二親之不諒子者之舉也且夫厲人燭其子而畏類已也

四

天下亦安有人父而責子以非是焉者子言蓋矣君聞之悔瘠不食乃作反桡舟詩以自明蓋反其母也不諒之辭云全邑毛姓與君善嘗與君赴東江大會浙以東數郡皆在坐朝士若蔣學士胡侍御徐行人輩皆至君緘嘿就坐時學士方主文兩浙君以不試抗坐酒行樂作絲竹幼眇君聆之稱善頽然假寐躬斲徐發及醒竟去姜侍御會于郡人士爲志學社姓與君往君敝衣揖讓與人士款款道故旣就坐祭酒則已云矣姓出游豫州君卒來學曰卒之歲大雪君憶姓遠游覆笠登香鑪峰四顧蒼茫吟所製山陰張

杉徐緘臨安陸圻江都韓臺華亭蔣平階吳江顧有
孝同邑徐芳聲毛姓八君詠詩慟哭乃歸江園傳孝
廉門下士也君授書江園時故友陳清家下浦每相
憶約同日過輒坐語中途之柳間至是君死孝廉經
其地作柳下詞以哀之比招魂焉

予與徐君伯調先後出游者若干年丙午秋遇于撫
州崇仁之東明寺君旣徙去爲予止三日臨別約曰
爲我寄詩吾當寄以序越數月予離崇仁憶之寄以
詩而君亦寄序從泰和來譽予過古人不敬當日中
或過警軒冕中士念與之面語一定其文而不可得

墓誌銘

五

也已酉秋予赴豫州而君以次年若月日卒于家正
寢嗚呼哀哉君諱緘家山陰之木汀又家梅市初擅
舉子文爲雲門五子之一旣以詩古文爭長海內海
內人皆知君名方是時郡詩文自靖慶後沿趨不振
而君力反之一歸于正君出游所至飾厨傳爭相爲
歡四方請教日益輻輳而君以蹇傲未能委曲隨世
氏仰且草布軒冕相形轉驕每見之詩文以寓忱愷
以故人多媚之間有困者宜城施少叅君子儒也其
詩文爲今人所推少叅獨重君雖少叅所爲詩文不
下于君而視君如不及嘗欲得君歡心凡君意所欲

且曲致之君每責以所不堪輒應雖微念少叅軒冕
士睨之而交故久也自少叅爲都官郎歷任監司所
至必迎君君亦竟往他人者褻習之而少叅重君無
二色他人重君者雖多皆不及也君好鍊冲舉餐氣
啜液管自厭毛髮不潔作游仙詩以自喻及與金山
人游則盡得其呼喚旋轉之法蕭鍊師者長年人也
從衡嶽來止梅市君旣家梅市與證之大信嘗與君
坐自喉鼻以下若海潮汐瀕洞有聲其骨節搖振珊
珊然予在豫州得施少叅書告君死次日卽有人自
山陰來者曰君將之長安神氣頗漂急歸而癩發于

卷之六

六

尻創癢不切其氣綿綿然從尾間來谷神浮游亦旣
愈而竅肉呀呷精力潰敗竟死君初爲祁中丞公愛
重使二子從學故遜君家梅市至是中丞已殉國其
兄孝廉翁司法猶在也與永訣曰讀書種子絕矣君
自著讀書說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尚書蔡傳詩集註
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註論語孟子集註
大學中庸章句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
胡三省註葉氏前編續宋元通鑑合國語韋注戰國
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顏師古註甲子會記共

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

慶弔祭祠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以半治經限三
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闕三年訖功其勤如此然尤
富聞見雖口吃不善辨而傍通曲引歷歷穿貫叩之
無不鳴與人語纖屑不略語過輒記憶每見之行文
以滋辨論然要歸于正往與嘗熟錢宗伯爲論文書
宗伯曰少爲舉子偕李長蘅公車見僕爲文嘆曰子
他日者爲李王輩流已矣僕曰李王而外有文章乎
長蘅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異而略指所以爲之心
動近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
剽賊雇賃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木朝勿漫

墓誌

七

視宋景濂也於是始覃精妍思學唐宋大家爲文以
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非敢矜創以譁世也君
覆書曰長者教思敢忘佩誦但歷引長蘅若士之言
以規撫秦漢爲俗學不如奉唐宋大家爲質的則不
然夫學無古今真與贗而已學史漢者正如孔廟奏
古樂琴瑟祝敵僅得形模故難爲耳若夫學大家則
古樂之遞變者也三百漢魏樂府而降如近世清商
梨園等曲雖去古已遠其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惠
故可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
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夫真能爲史漢者

莫如大家然大家之文不類史漢真能為大家者莫如先生然先生之文不類大家此無他真者內有餘故不求類質者內不足故求類也若夫景濂熙甫之文鄉者亦嘗略觀之今因先生之言復從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覆覽觀竊以為惟聖人之文能兼德行言語之盛下此卽國策史記詔于渾理濂洛關雘不善行學今景濂思起而兼之取理于程朱而揆詞于遷固簡然自以為古之作者莫已若也而不知其去古者正復坐此今其集具在凡文少理蔽稍樞前古猶卓然可觀若明明言理則皆早繭熟爛老生學

八

寃振筆有餘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及古人明矣遂欲縣此為質的使後學咸宗焉緘不能無少惑也且夫長蘅若士之言亦安足據也君詩十卷文六卷已刻各歲星堂集其未刻者藏于家君與蕭山來蕃善蕃鄙軒冕每見輒引去君思以抑之使重已故反激昂軒冕間與蕃異子諠有文章比之孝穆乃合為銘銘曰

湛淪乎文嶇嶇乎時惟二子之以思

蔣大鴻曰景濂熙甫為八家猶不失雅純所乏者
精杉耳近以砥掌為精率擊為法叫呶為氣俚諺
為辭嗟乎八家蕩然矣古
文未嘗吾近于西河見之

故明靖南將軍德配李夫人墓誌銘

予避人淮陰。淮守備張君請召賓客。西鄉上坐。長者目接不語。及更衣。牽予暗中認之。則故靖南將軍兄有俶也。次日過將軍委巷。夫人曰。何不載叔之彭城。同就舍養。予以故人山陽。令挽留不果。越七年。予游淮西。得夫人計聞。且曰。將壅彭城之雞鳴山。恐丘首無日久。且失也。乞誌之。予曰。固然。夫人籍京衛氏。李祖克。詔父榮爲衛將軍。稱世衛。李氏少夢神授之筆。旣長。適靖南公。靖南公本餘姚毛氏。景皇帝時高祖裕高從祖。祚以兄弟同舉。順天庚午鄉試。因隸籍焉。

墓誌銘
卷十

九

乙酉之變。靖南公偕兄保定伯有倫。移定海軍。同武寧侯王君之仁。軍西陵。渡夫人在帳中。時南都初敗。馬士英奉太后奔臨安。旣而窺身鎮東。將軍方國安營稱方馬軍。夫人曰。士英逆賊也。棄君來此。此地難與守矣。武寧軍西陵君何不移軍之龕山。遠方馬軍乎。旣而吳中吳易陳萬良輩各以偵諜從龕山。渡陰爲聲援。欲引龕山軍從海寧入。夫人勸之行。西陵軍潰。保定公以入護監國。相失全軍。歸命而靖南公偕夫人止海寧。旣遷淮。又遷彭城。編戶夫人力也。夫人以監國恩封一品夫人。年四十六。康熙庚戌。若月。

日卒子衡非夫人出銘曰

惟夫人之能賢兮饗軍鬻釵鈿兮惟夫人之善見兮
如乘錦車又如張繡織兮避老萊兮君子與偕兮如
何孟光兮噫兮反先亡兮呂母之冢傍兮惟夫人之
藏兮

水盞子誌石銘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于何代亦莫按其製
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卽以水
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占金以鐘不以鈺
今以鈺易金雲鈺卽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

墓誌銘
卷十

十

變爲鈺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
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鼓缶而歌雖或以節音非
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
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祝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與平
伯從子高通畜婢任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箏師擗
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蘓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
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如千則水
淺深分上下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強名曰
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

在文樓者皆散去任子投射破死康熙甲辰予遇通

于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蓋出供奉器也
中短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嘆鎮淮將軍命
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任子者而使
予誌于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蓋可聽破十六葉
更爲八養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郎漸安犀槌自撚
憂卽百胡挑將宛轉試尉淥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
五指琢玉旣越麤板亦邁徵弄中曲辟扞能使神動
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部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
電裂震地官渡戰云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

十一

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
墮河而死或援箜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
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上
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理昭華之瑄藏于幽隴
元康阮咸乃闕古冢鼓在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
尙其依斯

單其曰古雅是建安後小
品與唐沈亞之一輩有辨

瘞珍誌銘

兒珍三先兄子也予出游時恐從此不得歸是以後
子督撫以下分守郡縣籍捕疊出珍隨母被繫東西

簿較瘁矣。予歸而珍以瘵死。予嘗曰：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無宋人論習。二、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三不爲繼子。慈孝兩隔。蓋有所感也。今兒服瘁死而予於慈養闕然。兒憾可知矣。三年前除夕，珍死。母抱呼曰：吾與兒懼殃亦極矣。盍俟汝父歸而死可乎？越五日，珍果甦。問之曰：吾感母哭哀，將俟父歸。然則予之歸日，正兒之死期也。哀哉！珍七歲後，予十八歲死。銘曰：

瘵者珍，翳予之後人。

墓誌銘
卷十

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又名姓，稿遠宗，婚黃，較文輝，充有。

墓誌銘

自為墓誌銘

先母張太君夢番，僉持度牒來懸于堂，其牒四邊以五疇相御，為花闌，醒而生子，因檢郭璞游仙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名奇齡五歲，請讀書，無師，太君且受大學已訖，讀問其字何等，太君買市雕大學一本，令循所讀，自認之一，再周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後厚三字異形為問，太君曰

墓誌銘

後先厚簿首諸義，愈后與後同，婦德不前。總角舉諸生，一月中取小試第

一者四爾時，先兄萬齡先在學，有名人呼予小毛生

值明亡，哭學宮三日，會稽山賊紛紛起，市里奔逃，予

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仲光

為四友。文集卷有沈七包二先生諸傳。闔土室聚，南北唐五代遼金

元史暨諸書，其中縱觀之，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

杭州，不守山陰，鄭遵謙乘間起，問左括民徒為兵，劃

江抗。王師。時餘姚熊給事孫副使同時起兵，不做日寧波台州金處溫五府皆鼓舞相應。

適武寧侯王君之仁，保定伯兼鎮海將軍毛君有倫

原以備倭軍，寧波間變，挈其軍而西屯之，西陵與民

徒相合名西陵軍保定者子族人子族譜中有毛裕
毛祚曾于景皇帝時以兄弟同科登北平榜者其祖
也時故明諸王爭渡江江東民徒已共推故魯王爲
監國統諸軍軍而保定至蕭山訪同族之居蕭山者
移檄購大小毛生出子于土室啓之監國授子爲監
軍推官子力辭之陰與沈七行行間覘諸軍所爲不
道不足與計事且天命已有在沈七著辨匿不復出
會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收敗軍東奔狼倉
渡江而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國安軍中
名曰方馬軍與西陵軍相峙而居大司馬徐公犒軍

墓誌銘

一一

西陵

公名人龍卽徐仲山尊人也曾題子監軍
不就其題詞有年遂終軍才逾公瑾諸語國安

邀保定共迎之保定以諸子子曰方馬國賊也明公

爲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聞子

言會出戰敗于朱橋以保定坐視遷怒移兵向保定

構辭及子且有指子譏兵事者時江東軍着大帽沈

軍愛蒼頭不若愛危腦危腦小易收蒼頭大難保又

諸軍每出戰必半渡返因作少年行末云少年欲渡

十里長五里不可渡子被獲幾陷脫之龕山時保定

弟有傲爲靖南將軍龕山名龕山軍就之任一月

復還西陵清明節山中白桐花生保定家人夜召子
春雨移帳桐花間子與刺客觀星者危坐天收兩星

見山帳四望咨嗟曰事已矣滅燭流涕會故唐王亦

僭號福州客有以漳浦黃宗伯道周蠟書招張杉者

張梯張杉張楞兄弟皆名士楞死于兵張杉持示于逸予南行且曰方

馬軍可勿避耶子曰生死命也且行亦何能為亡走

山寺寺僧為子屠首髮衣緇匿坑中王師破江東

戮山市之留髮者予以髡首免歸覓家人于褚里太

君撫子首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是兒今竟然矣

時東南新定文士野處者踴前代積習好為社每社

高會數千人撞鐘伐鼓得與者為名士否則無所齒

于眾子品目過峻且好甲乙人所為文先與山陰徐絨同邑何之

墓誌銘

三

杰為三千他以文見質多却去會選郡人詩鏤板行會稽王庶常從

賊中歸投子以十詩子錄其四乃以右丞司戶評其

篇實譽之不知其得罪王庶常名自述有夜走郢城及哭周介生赴西市詩而評

云聚怨家歃血布張且羅與同邑舉人以文社被黜者集親申怨隙聚謀

謂子逆抗命今又抗試且以頭陀居士林飀壞名教

罪當死讞者察其妄不坐值順治辛卯浙三舉鄉試

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昌言毛生在江東抗

命時義不受職故常時奪其籍今不試髡首特無籍

耳倘能予之籍以旌其義是人必能慷慨為朝廷

効命豈甘鬱鬱自廢棄乎提學翟君是其言立還舊

籍令辦頂待試而怨家洵洵會布政司使張君以從
賊歸命爲今官構者謂子評文時曾及君六等定罪
之狀授爲朝典例君大恨提學張君阿伺君意指仍
奪子籍子少好爲詞至是無賴取元人無名氏所製
賣嫁放倫二遺劇而反其事作連廂詞謂可正風俗
有裨名教提學購得之誣謂放倫縱從賊也賣嫁者
歸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在生矢志訕上
官不敬上之制府下寧紹分巡王君籍捕之制府以
爲冤釋置不理怨家讐憤不得洩矚子姻戚有負責
于營而相訐者忽攫子于途謂子當償擁子將渡江

墓誌銘

四

隣人識子者追之至西陵渡口募之還次日購道殮

橫所募處指爲營兵毛生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

四出隣衆千人爭渡江鳴冤營將疑其事檄寧紹分

許君名三間者中傷之友人蔡仲光急過口怨深矣

不走將不免指壁間所書王烈名曰請名王彥字士

方吾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士方矣過吳投顧有孝

家值子病有孝賣書買葺藥食子夜送子渡湖遂寄

宿楊明府宅明起速客忽座中附耳或指或視一人

直前抱子曰子非江東小毛生乎相向哭時有詩云

遲夜行韻上淺江東舊知子故呼我王彥去之靖江

旅亭近關者有揚箏客任東席過門聞箏聲中心惻
惻不能行遂止宿焉予世于樂律有神解

家傳竟山樂崇四卷

先忠襄子副使當明嘉靖間得寧王所藏樂錄于王
文成府中有雞婁鼓譜及箏笛色五尺曾記其一節
至是客彈有誤處微指之客大悅邀在十日瀕別請
爲予償諸房葺錢子曰豈以予爲賣伎者耶謝之去
先是出門時仲兄與三泣送予謂曰古賢處憂患者
必知易汝知之乎予跪而受言及過吳甸朱子易義
一本于顧有孝家每竊讀茫然曰三聖之學如是乎
于是筮所之遇節之需乃以已意自斷曰節者止也

墓誌銘

五

需者有待也節與需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而節
三當互震之中已將震動而乃動而得乾三則出險
矣剛能出險故不敗非然則需矣致寇至矣乃急行
而躡者果至遂匿海陵越一月曰可出險矣經曰利
涉大川往有功大川淮也淮可往過淮淮守備張君
與予舊一見卽邀予過飲西嚮坐客目攝之中酒牽
予于旁舍勞問則故保定參靖南將軍有倣也具言
保定死武寧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詰朝將攜予
至彭城舍養值山陽令朱君禹錫故善予聞予至止
爲予開館驛擇日請召諸賓容讌飲爲歡而吏部張

公借今檢討鴻烈父子闢名園于東湖之濱八月十
五夜水亭隄榭張燈布幔裸設妓樂及色藝鬻弄而
集寓淮諸名士凡數十人賦詩游飲于其中酒再巡
清歌間作絲竹幼眇子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
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浙西施使君還自
京師見之驚曰此必子友毛生者也使君名閏章見詩題云但知王
烈是名人不信淮人從此物色予子念需象云君子
以飲食安樂今出險已宴樂矣過此將失位急舍之
去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
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芒芒者安歸乎會稽

墓誌銘

六

姜黃門故友也

名希轍時內陞在籍

爲言于中丞蔣君將雪其

事讐者借他隙重陷之乃復之禹州州使君子邑人

也延署中署爲故懷慶王宅後有白雲樓最高楊花

飛飛登其樓大醉手拾楊花不能哭作白雲樓歌已

而邑人至者多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夜起

徬徨少讀經稍長讀史史自唐以後無可問者而經

則六籍皆晦蝕易春秋爲尤甚二千年來誰則起而

考正之青春白日銷亡盡矣惟毛詩可記憶者瓌瓌

作問答散錄成帙稍不可記憶卽已之且念生平無

建立事功既無可期而乃德不脩而學不講假寐而

泣忽有人告曰何不之嵩陽問之子曰諾仰首四顧
無一人夜半辭去止少林僧房踰月過廟市見鬻書
者傍一僧高笠取大學一本教子鬻予曰是書亦何
異而教鬻之曰書有異耶曰有恒書不能讀讀異耶
予聞而驚且憶昔所告動心跡其所住于嵩陽院南
則遼人而寄于此者曰予非僧也天啟之末全家死
于兵獨身刑髮而竄于金州之海濱少受學于義州
賀凌臺先生為醫問先生之孫賀欽義州人官給事
講學醫巫閭山下學
者稱醫凌臺授禮記大學即古本也泣曰儒者無實學于
今八百年矣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乎身統

十一
墓誌銘

七

心意而該家國天下于其間北宋祖陳搏之學高談
性命而略于事為周惇實程顥皆陳搏門人王陰靜
立無極以孝弟非人性窮經籍為
喪志不尚氣節而無用其做也近乎忘身南宋宗程頤之
薄事功虛而無用其做也朱熹從李侗私淑程頤格物理王形器註詩易四書
離騷參同契輯儀禮家禮十七史究卦變太極皇極
律呂諸象數而不考事其做也過于有身夫格物者
實不求真是一往謬誤其做也過于有身夫格物者
量本末本諸身也黎立武曰格物者格物有本末之
物舍頤篇格量度也但度其本所
在致知者審先後以身先之也致知致知所先後之
耳致知者審先後以身先之也
以修身為本即接曰此誠意則辨理欲而明善以誠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誠意則辨理欲而明善以誠
其身故誠意者但分別理欲為誠身之本正心則驗

存亡而心存則身存心亡則身亡修身全在存心孔子操則存孟子求

放心皆在乎此但正心而日存心者以心不在焉為不正則存即正矣心在事物則存乎此者勿移于彼

心無事物則存乎中者勿馳于外久之則心有主而無所違矣乃于以修身則凡有

裨于心意之學吾學而修之有裨于家國天下之學

吾學而修之凡詩書六藝經術經濟無所不修故為體用兼備之學此大學也

予為受學三日去特予幼所學為朱熹改本誤以格

物窮理為正學首功遂以研索典籍詳究事物為極

事遇有言心學者輒唾之今始知統該于身覺中有

根柢而外鮮遺落艱履險皆泰然焉已而應湖西

道之招即施君經賣家濱有紅字李店蒸不托食客

隣棚賣漿婦曰予不輟予就問之則故保定伯家婢

也軍散時失身于此已若干年矣因坐棚下言保定

家事各流涕遂解身所衣鬪衣勞之去時作詩云錦帳雙鬟貌似

花河陽軍散各天涯可憐紅字三家店不賣青門五色瓜乃赴湖西住一年初湖

西有舊講堂王文成講學處也外有白鷺洲使君新

設講會于其中時楚人楊君黜庵從東來率其徒講

文成之學使君與之辨詩辨禮辨尚書皆不能誦予

辨而誦之使君以為其學疎遂以新安之學抵其隙

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門乎耻庵

不之辨少頃午食使君曰子淵不遷怒何易昨怒官

墓誌銘

八

庖闕供其責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責之則遷怒矣。耻庵曰：若此者，可得求之事物否？子問之大悟。卽下拜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乃以使君將移治辭之。轉之崇仁，崇仁令路君歡留之。其隣人黃吉曰：餽子酒脯，且邀子故人朱三徐二十二游飲北城巴山間。凡數月，臨行，估馬匹賞糧送子至石牛渡，再拜而別。別詩有云：天涯取難忘，莫若石牛渡。渡頭花樹紅，是我別君處。乃復應淮西金使君之招留之。三年，先是子在淮，淮人有知子毛生者，子曰：雖然，子毛姓也。卽所更名又曰：子瀕死屢矣，幸而生，姓者生，又生也。又曰：吾生十年，瘍五年，兵戈者十年，奔

墓誌銘

九

走道路二十年，能再生乎？所謂姓者亦冀夫生之者也。會赦，屢下而救子者日益至。黃門姜君慨然謂當事者曰：毛生幾當與族忤，特以無所用落落故，讒得輕入耳。今年四十餘，老死可惜。幸學籍有名，吾當以原廩生籍上之，成均使知愛，羽毛願效，則謠詠自免。乃以奇齡名，援舊廩籍例，輸貲入國子，謂之廩監。嘗居白門，夜卧夢黑衣持銀篋來前，曰：當行矣，有丈夫者止之。曰：是人辛苦亦備矣，生平學未了，請留此。以了吾學。曰：雖然，亦何能了？今當籍一物以應之。少頃見一綠鸚鵡，項被鎖去，鸚鵡回顧而泣，旁人指之。

白此子寬矣遂大病

會稽徐元定贈詩云莫愁隴上飛鸚鵡夢裡應吞五色雲後西

河在館中甬東葉天樂作上林鸚鵡詩寄之其少時

答詩有云三尺紅纒空自繫不如還向隴山飛與大理任君出買生治安疏角讀之各五過成誦自

見夢後苦憶必不得即再讀至十餘過不成誦康熙

十七年是年與張衫客上

上特開制科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俗以進士科兩門

制科如漢武策試董仲舒公孫弘類是也或曰進士

殿試亦天子策試故亦可名制科則殿試起于唐儀

鳳間然唐自儀鳳以後直至宋朝仍救吏部遍咨京

朝官自大學士九卿科道以下及外督撫司道郡縣

各薦舉才學官人可以膺著作備顧問者入應制

試名為博學鴻儒科時福建布政使吳公興祚已揭

薦首予會巡撫楊君病故不果行而分巡寧紹台道

許公弘勲力薦予于兩浙撫軍陳公暨布政使李公

几十一郡所薦合得數百人催遴取六人入告謬及

予六人顧侍御已辭免惟魏副使予三辭不獲有三

徐林鴻威蒲吳農祥五人赴試是年戊午舉鄉試撫軍將監臨迴避而慮予不

行乃以覆部咨文當驛入者故令木人親賞之遣官

吏持咨到家從門中投入竟去不得已就道相國馮

公知予至預飾厨傳辟館相待而內閣學士合肥李

公設榻邀予至其家時四方應召者皆長安市即王

墓誌銘

十

公邸里幸舍皆滿城東萬柳園馮公休沐地也擇日

開宴遍請諸應召者來令賦詩予爲作萬柳園賦時

同賦者十餘人獨以予賦與宜興陳生文並稱之名生

維內史喬君萊工賦者也然熹事與同舍曹君禾好

臧否人物喬君伴寫予賦作已賦以示禾何如曰此

非君作也然則誰作此曰必江東毛生者也值試前

數日右臂忽癆發腕脹如瓠五指不可調特詣冢宰

暨掌院學士驗病求免試冢宰執不可選郎楊君淮

人也朗言曰是人免試則此舉爲不光矣又曰此必

藥誤之耳洗其藥則指必可調蓋疑爲僞也及試日

墓誌銘

十一

挂臂至午門請弗入學士曰第入脫果不可爲已之

未晚也有何難焉遂詣太和殿受試晌午司饈者

強予把金筋指小誦時賜宴故云是日得陳完卷

上幸霸州攜諸卷以從親坐帳殿閱至十餘卷風起

遽止予卷在閣中且夾一紙籤翌日盡付三相公暨

掌院學士訖閱及呈入以予列上卷

上忽問曰媧皇補天事信乎蓋以予卷中有匪鍊石

之可補一語故也試題爲璿幾玉衡賦衆未對問馮公進曰淮

南子有之上曰徒記事耶則楚詞天問早及之何

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衆相顧賦伏叩頭退乃

做前代制科例上卷比進士一甲並授館職因授予翰林院檢討克史館纂修官而以勝國之史未修開明史館給筆札令纂修明史闕題得立正兩朝紀傳及諸雜傳先後起草得二百餘篇先是制試時上精于韻學兼以韻押定甲乙凡旂旗逢薛剖析極嚴予因于修史之暇據臆所見稍加以考識著韻書十卷名古今通韻進之御前時區別賢否特召同館百餘人試保和殿中閱卷者置予文先後之間上親拔之相距三十名註卷面曰拔若干名值乙丑會試欽點予同考第一領十八房考官唱名午

墓誌銘

十一

門外人鑲院分籤閱春秋房卷及放榜得進士一十二人是科上頒題進士一至十皆送上親定而春秋居一至殿試傳臚仍以春秋一卷為一甲之二二卷為二甲之一上以是科春秋房得人隨命詞臣攻春秋經者投名作春秋傳詆是時房甫甫教習即並與編纂皆異數也先是予入鑲院時上幸南海子構予所進通韻者隨御幃行覽之稱善遂發其冊貯閣中令木官繕疏從道政司并書冊奏上已有日矣及撤棘謝恩賜宴禮部畢閣臣遣供事官宣予至閣門將入閣滿中堂望見予坐起道

上欽覽所進書大喜謂有才學着繕疏另上指示向漢中堂領書冊宣旨明日通政司上書并疏上乃留其書復降旨使宣付史館并敕禮部知其事方予出亡之前一年先太君死暨避人淮西則先贈公又死時先兄以推官改仁和教諭厝兩棺于杭州之六和塔而先兄又死予請假遷葬值言官以修明史未成阻之甚力人上獨重孝治可予請暨葬則畚土負石身親事凶功得瘳疾兩足脰脹不能立遂乞病在籍越三年上南巡至浙以躬禱禹陵渡江予扶疾迎駕丁西陵渡口上臨舟御馬遙見予遣侍

墓誌銘

十三

衛馳馬至前呼毛奇齡皇上遣問你病好否予答曰未好答畢叩頭謝侍衛曰有他奏乎曰無有上升馬去聲還仍送之望京門外上控馬直前呼予名問病何如曰未好也曰何以不調理曰調理未好曰是何症曰是兩足瘋痺不能起立之症上復有所問予以聽甲不能悉第叩頭曰小臣微末何足當皇上垂問前皇上恩厚小臣何敢當上慰勞去

恩詩見五古卷

毛遂以此受姓然未詳其繼也相傳魏時僕射玠曾家陳留而其後宋靖康末有侍御叔度從陳留南遷

謫居餘姚爲餘姚毛氏建明而福建都轉鹽運司同知真偶治別業于蕭山家焉先是九世忠襄公吉當明正統間以兵備副使殉廣東雲岫山賊與其子雲南參政科從子刑部郎傑各有成績紀史冊餘姚毛氏稱一時極盛自刑部公一傳爲湖廣按察使副使憲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復再傳爲順天府治中文炳河南滎澤縣知縣夢龍三傳爲雲南布政使紹元福建興化府同知子翼嘉靖己未榜眼翰林院編修惇元而高祖貴州石阡府教授淵勳許龍保苗賊有功祀貴州名宦高從祖福建汀州府同知公毅

與參政編修皆一門羣從當是時毛氏以科目登仕版者自順成以後嘉隆以前約二十七人至祖岐山

公諱應鳳其從兄鳳鳴舉萬歷丙子餘姚鄉試鳳起借嘉興籍舉萬歷辛卯鄉試第一從弟沂借秀水籍舉崇禎丙子鄉試而餘姚仕籍至是亦衰先檢討竟

山公諱秉鏡以邦賢崇祀學宮

浙江通志學宮崇祀志皆有傳餘見本集

事狀

與先太婦人張太君生子四其季予也

長萬齡辛卯拔

貢授推官改仁和教諭次錫

娶陳氏以無子娶下妻

三初買淮婢不宜子遣之去既而娶江寧林氏女名

繁條攜之至江西死及官京師娶曼殊又死

曼殊張姓見墓

暨請假歸則又娶杭州馮氏女子三予出游時

懼予不得還以兄子珍後予未成丁死

有墓銘在既第十卷

而以其弟遠宗繼之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二先是從子遠公舉康熙丁巳鄉試從孫文舉戊午鄉試皆蕭山籍而兄子文輝舉癸酉鄉試與遠宗皆以仁和籍見舉則以先教諭官仁和時所借籍也及予六十七生一子呼老得錢唐倪璠贈名壹數月識字時予方註易能以指作卦書四歲死予生年早衰嘗奉先太君避村舍太君令誦壁間字時瞋不能視恐感太君意信口誦舊人詞而竊書所誦予其後及且太君視

墓誌銘

五

之曰妄哉兒吾令之誦壁間字而乃越右而及左何耶至四十餘歲驟得心悸疾健忘而眼忽明晷時尙滯淮西醉中叩首讀息夫人碑無一誤者予少病瘍病疾病虵絞而老而皆愈當方馬被誅時其餘孽尙留蕭山之管村予避居巖壤爲賊兵所截不能歸其隣僉亮者寡婦子也無食謂予曰計賊三日當徙去吾倘得八溢米則母子俱活不然毋寡子獨盡此矣予貯米數合不及八溢弁橐底乾糲盡與之而自食竹茹三日幾死因得虵絞疾而其後亦漸漸解故人謂予健未死不謂其不起也方予病劇時前數日感

皇上恩厚不能報每叩頭資間會同年大司成汪君
憲書至曰嶺表楊生進沈韻原本上疑其誤特令
政府出君所進通韻本與之叅對上知君如此子
讀之一慟幾絕子少失學于凡學無所窺見獨嚙子
音律孩抱時聽客撈彈能辨其和謬康熙癸酉上
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予曾作聖諭
樂本解說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太常
而阻者甚衆會上復南巡于行在進已刻樂本
解說二卷大學士張公傳予至行在朝門頒諭
獎勞并敕改誤刻字而宣付專行于是音律之學稍

墓誌銘

六

得施驗特聖教未明且五學六籍久晦于天下予稍
有論辨而諒者寡也祇子所爲文偶見于世則世多
稱之少時華亭陳子龍評予文曰才子之文其後子
出游則多有論序予文者顧甚煩不得而詳也杜陵
蔣生曰蔣生生勾吳文物之都父事言游兄事季札
瑜昭榮卓一往備劣而獨于西河毛生多所慕悅每
憂思結疇熱病內發鍼石不可灌漱不得遽發毛生
文一再讀之霍然而病釋種山僧趨磨者董无庵也
无庵之言曰蓋自西河氏出而越水越山頓爲改觀
此何如人者然而幼丁亂離中遭困誦甲兵徙走垂

數十年嘗衣緇山中遭厄而廢其所嬰思或致籍名
網羅鉤捕延繫網君躡足東西簿比雖破枉倖免而
嗣子達斃儿其所游歷與所遭逢窺其文往往而見
也乃偶然酬應思若江河遇有訂證博極殫哲古所
稱激滌萬物牢籠百態蛟龍翔而虎鳳躍比于武事
可謂雄偉不常者乎桐城存齋何先生曾爲文曰夫
天之生才使之漸漬停流于名都大區而又游歷之
手坎珂湮鬱之途以激爲要眇之旨恣肆其旁薄駘
宕之氣雖遭逢世妬而沉滯久則寄托益深跋涉多
則宛晰益密夫然後尺土之埋不得而掩焉山陰徐

緘曰近之學古爲詩文者擬步而後馳省括而後釋
琢磨繩削浸淫濡染始猶陽貨之類仲尼久則會雲
之肖祖父西河無是也第觀其波瀾之所盪洎氣餒
之所陵轢鍼縷之所穿穴芬薌之所濡浹其于古人
如養由基命中于百步之外旣已達旃貫革矣其餘
力所及猶能摩腹拂脊射麋鹿龜又如卜式已出私
財助邊數百萬爲縣官賑流民復數百萬而其廩庾
緡錢之貫朽紅腐者尚鱗沉沉不可貴量會稽姜
黃閔曰雖然事亦有未易知者夫世之因才而獲困
誦者有矣木文而戕之非其非而使竭焉顧未聞弁

惡其文木與甘泉矣。且夫煎桂者以愛膏也。焚象者以利之齒也。浸假棄液而擢桂憎之齒而焚象摧其珠而刳剔其蛤與蚌。此則古今來所必無之事。而西河獨有之。有之而惡其人者。安知不并惡其文而屏之毀之。而事有不盡然者。夫秋霜之殺茅。不擇蘭杜也。而澤已芬矣。雷霆之扑物。不必盡朽礪也。然佳材或免矣。夫以西河之才。與其學。雖在數世。後聞其窮者。猶起思拔濯掩卷太息。惟恐不得當况生逢其人。與之寢處周旋朝夕。以言詞心思相聽命而振拔。前祿豈無一觀人能以才誦而才無之誦也。此如李將

軍者。其才氣爲漢代無敵。乃不能取軍功。侯然而孝武惜之。孝文又嘆之。以一人之窮而不能得于兩天子之知也。此之謂才矣。今西河之窮逾于李廣。天子之知十倍漢主人。亦有言生平得一人知已。可以不恨。今天下知西河者孰有如

皇上者乎。匹夫之賤當天子之知而又值聖神

御世。超堯越禹。經文緯武。掩蓋百代之一人。而倖蒙

睿鑒。此則刳剔之所不能加。秋霜之所不能殺也。合

肥李相國師曰。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則所

至。竊竒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胸有千萬卷。不可及一

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忡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不可及二讀書務精核自九經四子六藝諸大文外旁及禮樂鐘呂諸瑣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辨不可及三至其理學則子固未能窺其涯也間嘗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爲文擬之吏部覺少陵與吏部俱無以過且卽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達陸德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放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所著西河皆能指其瑕而摘其類然且才不能相兼杜歎于文韓遜于詩

墓誌銘

十九

而才又不能兼學韓杜歐蘇典籍稍疎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徒事博洽而無所于著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有臣如此是亦一代之儒可以少報 至知矣特

予有大痾于心者往者陸機入洛已踰壯年卽庾信去國亦居然在強仕之後然猶哀嘆其遭逢而傷其淪落况乎少乘大節長亦思有所論建彼文詞小道何足比數而乃德旣不立學復未備曾與仲兄與三

相訂生平與三名錫齡明亡時自沉汴河救免終身不出試卽癸酉舉人文應本生父也將

統著九藝四子諸書因以補禮與樂之所未逮且廣輯唐後諸史芟其蕪而直其闕何意丁年遭難垂老

登朝及還歸而仲兄逝矣禮堂凄然誰可質問朝
賜未親而西日已落不亦悲乎友人收子所存稿合
不下四百餘卷子囑留十一而餘俱去之惟詩與賦
爲文人所刻甚多大抵裸佻盪之言與俗浮沉卽以
此諧俗故飲酒披猖多不檢而詞則淮西金使君
按題而索坐爲凋瘦靡慢之音雖屈宋寓言不無寄
托而學人無賴未辨六義恐或以是爲籍口如此概
不可錄獨經學數卷若易若春秋若詩書禮若論語
大學若孟子此卽千聖相傳之用心也然而存此亦
鮮矣愛我者當爲我惜之子出處未明不能于朝

廷有所報稱徒抱經術幸遭逢

聖明而未著實用致空言無補于心疚焉子死不冠
不履不沐浴不易衣服不接受弔客銘曰
少不死于兵長復不死于刀鋸之刑又不死道路公
然出世而赧然而登于廷其得歸全亦幸矣雖然
乃虛此生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又晚晴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黃

墓誌銘

吳徵君德配傅儒人墓誌銘

吳徵君孺人以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卒其明年將
筮藏于錢湖之濱徵君自爲狀示予何如予曰寧有
周季自爲文而猶待問者冀日孝子毅裕復持狀造
予請銘以予與徵君同文會且同徵京師故通家也
然而徵君狀已具予又何能益一辭按狀孺人傅氏

墓誌銘
卷十二

金華義烏人監察御史公諱巖第三女也監察公與

徵君父宮允公諱太冲同以天啓改元覃恩貢成均

而後相次成進士好之爲婚姻當是時國家方多事

監察公知歛縣拂衣而流賊破長安江南之建號者

且大婚詔選良家徵君年十三捨卒餘館甥拒之而

未婚也會_於玉師下杭州幕府籍置紳之有名者鉤

止之宮允與監察俱在籍中兩家聲相聞忽監察籍

徂叩宮允門呼徵君乳名某何在吾欲一執手門者

辭以扶侍太淑人乘夜東去監察乃仰天流涕不還

顧脫之走金華與督輔朱君合閭左破產四募思一

仲螳臂而東揚不守有告者曰金華破監察公已殉
難矣又曰監察有三子而二從之死問其家何在不
知也順治四年其一子偕蕩妹扶侍太孺人來杭州
徵君母張淑人哭迎之乃始草草議婚儀御以柴車
縮屋爲油燎倩淑人兄弟作賓客告于祖堂以家之
不造六禮不具曾孫某同新婦某一切爲婚嗣孫某
屬某以告告未竟徵君偕孺人噉然而哭左右皆哭
不能止宮允公嘗曰吾新婦姪姪提提吾見每憐之
此非舅禮故常也吾撫孤而已十一年張淑人卒明
年宮允公又卒孺人哭曰今而後誰惜我者方淑人

墓誌銘
卷十二

一一

病時孺人有身將彌矣暨卒而族人姻戚以婦車來
者孺人悉主之哭泣稽顙不少休或勸以身解不應
已而殯曰項以下皆折敗云徵君少儻葛家無管鑰
宮允公鮮留遺惟故第一區在圈屯中生平服御珮
玩無所賸獨遺書若干車躬自輦藏之衣澣敝窮日
夜讀書每書必自首迄尾丹黃之旣才高寡可而又
以牢愁故不自檢嗜酒所得賣文錢應酒券去以故
孺人終其身稱糟糠焉康熙十七年

上開博學鴻儒科司空薦徵君子 廷巡撫復奉吏
部咨以徵君應而孺人難之脫左手指環約徵君指

曰以君之才宜何所不得顧有大不宜于時者矣有三言規願君廻環而熟念之一有酒過一言直一不謹于結納徵君以爲然旣而三相公重君名取君詞業觀之皆曰可日飲之酒暨試取上上卷而旣而斥之不知故相公再獻之不得歸而大病孺人具慰之病不已自庚申八月至辛酉八月臥牀晝空能作賦日數萬言與客倡和不少謨嘗現行戶外穴牆穿榻見市中物自言曾渡江至淮多所見然而倚孺人爲命眠漱唾噎頃刻不可離雖行廁牕必與俱如蟲與鼠繩牀柳絮皆收盡而賴孺人救亦竟起孺人寡所

墓誌銘
卷十二

二

嗜鍼縷筐篋非先人而賜不取凡先人所遺簪笄悉推讓姑姊女娣不受操作拮据蔬食衣履變裏色然而親邨之來寄者惓惓然徵君狀曰則亦非尋常女婦所能及矣孺人生于崇禎癸酉之七月距今癸酉適六十又六子九而四殤二又早卒今存者曰毅曰裕曰亮皆能以誦讀傳徵君學亦孺人教矣女八孫七女孫三皆具狀銘曰

荷嗟孺人閨房姿兩家同舉婚嫁宜青白相顧無我伊館甥且飾淳于畜千門入箭五馬馳驟丁陽九廟社移石頭繼破臺城歆倉皇跳身憐總持擁師齋勃

將往依何人劫公賣犢希護軍既死及子尼選應王
女方化離元同家屬從嶺回荆門迎者衣裝齊告廟
奠菜拔地遲窵如荒政殺禮儀棗脯欲獻雙涕泆况
當歸馬包虎皮嚴城闕處鬣長罔罔屯故第夜插旗
倚弓樓柱刀掛扉惟有十架書潛移所痛太傅喪聖
西五畝不保甘棠非畫宮受弔祀殖妻傷哉歿血淹
裙纓公孫年大牧豕豨一朝羔雁填門畿上書徒受
三相知翻然歸臥南山睡入秦早已炊屢屢歸來何
用藏牛衣蔡人惡疾身不離爲君翻誦茅苴詩暮年
舉案勝五噫况經訓子長停機銀臺竊藥奔未幾松

墓誌銘
卷十二

四

城將閉哀無期愀愴一展孫楚詞簌簌泪落長河塵
泉門遂古千年思門傍有文應盛之

清故年貢士正白旗教習候補知縣邵君墓

誌銘

君諱方平少與兄解元奏平宮詹君遠平同文硯宮
詹君與予以康熙己未同時舉制科嘆前代貢舉以
八比定鄉會試士子失古學獨予家藝習稍寬兄似
弘與弟真菴皆足膺是舉而似弘卽世真庵尙困于
八比無薦者其所云似弘者奏平字真庵卽君字也
當是時予益思似弘而并知君非常人思一見焉暨

予請假歸。值君以食廩之早齒未踰。服官而卽以年
貢行省第。君名解京師。越明年吏部回國。子考取君
官學教習。以候補還里。予是時始得一見。君子會
城之東。伉然論辨而思深。高矜澗目。舉春顏而納
之明鏡之中。予嘗曰。士有學問氣。每視時習爲不潔。
豈其必有加于人。而人自辟之。康熙壬申。君以補及
赴官學。別親知造都相。傳騎廐馬蹕蹕。天街間習而
安焉。越三年。其子忽捧狀踵予而泣。謂君以官學教
習盡瘁死。顧屬纊時遺言。齒髮歸故鄉。儻抵以石得
某數言書。其陰始翁聽焉。予驟聞而驚。驚而躅其足。

墓誌銘
卷十二

五

嘆曰。嗟哉。有是乎。生平劇載籍。斷韋絕摘。穿穴列代。
諸版竹。固已無所用之。但工于舉文。其視八比。若斤
鈇之脫于鼻。若長竿巨繩之披拂于懸。跟與鏡腹而
所至鮮效。甚且賈志以迨死。予所與游比比是。而君
復蹈之。雖欲不爲之表之。而安忍矣。按君邵姓。仁和
籍。其先世從餘姚來。遷高祖弘毅公。與弟泉。岷公在
明正德嘉靖間先後登進士。而弘毅公以都官郎劾
世宗朝。時相予杖謫戍卽以著書終其身。今所傳弘
道弘簡弘藝錄暨學史會同諸書皆是也。乃君當幼
時父翼雙公爲啟禎朝名士。受知故經略洪君。屢被

房薦而卒于國變屏舉業課君學古學曉鐘初動遽
以杖叩枕家僮閉扉君起坐慢聞默料昔日所授書
貫串聯絡然後納履入問安歷詢諸所習泚應如響
自經史古文以及列代諸名集皆標舉新異卽應舉
文字亦必務去積習而後已嘗曰昔人之精蘊于古
爲然今復竊以爲能是所謂厭人之精粕而已庸詎
知天地間有無窮之蘊乎其學如此以故君出試輒
冠軍十八補諸生十九受廩食于庠越二十年以年
貢考官學補正白旗教習越三年康熙甲戌冬十月
報滿以知縣用而是月病卒距生崇禎庚辰六月二
十日共得年五十有五配馮孺人前壬午舉人野渡
公孫女今壬子舉人奉政大夫晉階資治少尹真定
府同知同野公女子二長錫瀛候補縣丞次錫周郡
庠生二子與予子同文視學古今學吾見世學之日
增也或曰三世緇志後必伸吾見二子之伸也乃爲

銘銘曰

古學以四術其次探七錄詞賦併頌語亦自三古作
降此代異製經與詞賦兼假欲廢詞者請觀三百篇
不謂後儒劣就經使立義仍得倣偶詞長股以爲儷
前代取士徵條作貢舉法

聖明思變更屢掣不得次因之起制科超越三百年
誰料薦未博于是多遺賢君家舊籍祕世擅古今學
立朝峻封章教塾習禮樂青陽入武庫應世惟一編
已食下士祿且復責限年對策 天安門教習八旗
下清晨跨官驢傍晚宿學舍以茲得顯領忽爾賞志
歿所學不得伸瞪視亦何說獨是翁賧者全在一石
埋首丘異延陵諛墓徽伯嗜君今有賢嗣崢嶸立子
舍華表留空題將以俟來者

南 教授文林郎沂州郟城縣知縣金君墓誌銘
君諱煜字子藏金姓山陰人天啟乙丑進士太常寺

墓誌銘
卷十二

七

少卿楚畹公次孫也太常會以監察御史克院使提
學南京天官家云學使司文命當文昌六府而與斗
下四星相表裏故太常所生子曰樞曰機曰權皆取
斗星名而以伯星仲星季星分字之仲星次子卽君
也君生有奇表目黃而通瑩如琉璃珠闔庭光外射
且一目有重瞳子會命名太常曰草以木盛木以火
榮理也吾名蘭從草而諸子之名適繼以木今木盛
又生矣諸孫當火行而是孫曰熊熊然揚雄曰日晷
乎晝月晷乎夜日月者日也晷者煜也當以煜名之
馬王起者君母弟也君母馬太君爲萬歷己未進士

江西布政使司叅議芝嶠公女與王起兄弟皆以能
文名。王起有客從嶺來善扶覘能降神言于庭。忽言
君前身乃南唐李後主也。後主見馬太君詞而喜之。
願爲之兒。弟惜是兒所遭遂不能遠。過後主得乎
戍失乎戍誌之誌之乃呼王起命縛乩以筆書一詞
去。太常聞其言惡之曰山鬼物知書彼知後主亦名
煜與是兒同故妄及之耳。誰謂山鬼敢言事及緡陸
游南唐書有云後主字重光則與命名取日月義同
且曰煜有異表一目重瞳子乃大驚然既已名之無
可如何值鼎革仲星兄弟俱不出君年十九已能

墓誌銘
卷十三

八

讀十三經及兩漢三國三史并八書矣。世家子弟多
以保家門出試不得已始強受舉業。遂于是年五月
就童試有名爲諸生。八月鄉試遽以春秋冠本房明
年戊戌試禮部聯捷計自童試歷諸生舉人以至進
士。裁九閱月耳。于是始歸娶其所娶者爲順治己丑
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童在公女。康熙二年除山東
兗州府沂州郟城縣知縣。縣小而衝爲南北通衢。上
自州城以下接宿遷清河車輪馬蹄日不絕于路。本
縣糧少又驛遞多曠遠每藉他縣爲協濟而濟不以
時往在需本縣賠墊及事過詣所濟領銀輒指不發

卽發亦不能如數前後逋欠屢經臺使者議謂當設
腰站于劉馬莊而地介兩省視之若秦越因之騎縣
馬越站馬罷無補乃力請具題改設鄴站于紅花埠
設宿遷站于呵晤兩所需銀計九千六百兩贏皆銷
之本縣無俟撥補而縣經兵燹後田疇荒蕪一遇曠
澇卽攜妻擔兒遁他縣旣屢缺正供而君又以惠爲
政勿事筮楚甘心居下考而監司之陰鷲而饒者又
惡其無所餽吹毛索瘢賴臺使憐之數與爲平反而
展轉益深誰訶者踵至乃終以負租褫其官其所闕
額或抵兌或那用或開銷不准或民欠無可追以至

墓誌銘
卷十二

九

站銀鋸銀自二年癸卯以至七年庚戌凡六年之間
鬻家產以償至一萬餘兩嘗飲酒數升涕泗被而嘆
曰舉世皆醒何妨獨醉乃乘醉捉筆便爲詩歌遇隙
板賸紙及粉牆墜壁書寫殆遍其爲詞悲涼妙麗謬
然若哀琴然非其意也歲壬申同年爲京朝官者多
貴顯念君貧不得志招來京師時吏部尚書熊君兵
部尚書杜君戶部左侍郎王君禮部右侍郎王君刑
部左侍郎鄭君刑部郎中潘君節君子邸舍日飲以
酒居三年以族人同居天津者過飲之夜起長嘆書
數詩于壁遂卒君生于崇禎庚寅十一月二日卒于

康熙甲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七先是亂神
降庭時謂得乎戌失乎戊按後主以建隆三年壬戌
正月葬元宗後始由吳邸正位號至開寶七年甲戌
宋師下江南乃削開寶號降書甲戌而南唐遂亡今
君以戊戌通籍庚戌去官而天津之逝則正在甲戌
是戌得戌失兩兩正同至其所書詞有曰天津橋上
望歸舟又是黃花水落秣陵秋以後至幽洛陽與君
游京師同一客俎而燕之天津猶之洛陽之天津其
所謂招魂望鄉者黃花水落兩候適符也嗟乎異已
君所著詩詞合十二種俱未刻馬太君詞有遂開堂

墓誌銘
卷十二

十

集行世君每醉必讀一過子埴能文又善繼志乙亥
春徒跣走天津負櫬南歸葬山陰之土井山而屬予
爲銘銘曰

嗟君異表實惟重光前身所自安定郡王亦越千載
烏飛兔藏重以詞華結習未忘捨筏遙海探環空桑
獨憐宿慧博通舊章間著詞賦方駕齊梁翻以作吏
如驕鄣鎗雄思傑彩同爲銷亡古重緯識其說不彰
如何闕茂相符混茫燕京之客猶之洛陽天津遙遙
千秋望鄉瓦棺土井兩相埋藏所不埋者此晝夜光

誥封奉政大夫直隸順德府同知李先生墓

誌銘

先生諱采蘭字秀揚世爲濟南長山人以避軍籍遷
新城之石家寨貧而耕田萬歷中仕版重科目讀書
補郡縣諸生卽超然人倫間會鄉舉諸生歷錄赴試
者道經新城衣篝書籠厭厭四蹄前來雖鳴金張黃解
帑銛東西過皆避道左諸生角巾坐廣輪談笑慷慨
陽陽然先生望見乃長嘆棄鉏而歸謂何宜人曰生
此六尺軀不能讀書而弄鉞爲先是先生數歲時
曾就學里門已讀論語未竟讀罷去至是二十一歲
取向時所讀論語追視之茫然何方濱先生者宜人

墓誌銘
卷十二

十一

兄也爲新城諸生有名迎之來具告以情方濱先生
大笑曰耕田尚不給一旦徙去受儒術能得食乎且
子何年歲而可爲是曰吾志決矣遂強留方濱先生
于其家顧無書就市粥敗書糲綴殘缺而重編摘之
讀終月以乏食不能留方濱先生方濱先生終謝去
先生乃益自發奮忘寢及食晝樵薪于山夜難薪以
當膏鐙宜人親灌園佐之嘗對書懸牀口訟心詰憤
悱所極設辯難甲乙反覆不得則視註又不得則視
他旁說然後取舉文與經文對勘備觀其反正離合
之蹟踰月竊效之作舉文懷而見方濱先生方濱先

生大驚曰有是或是果子所爲耶語曰有志者事竟成信乎傳有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自非憤發于心劇央其神明而洞開其元其能驟通之如是哉于是人共稱先生有志遠近聞先生如此謂先生何如人願一見先生里中小兒漸有向先生學者東武家請先生往教會寒沍以渡澗水裂其足先生乃嘆曰吾讀書未能榮親而反以父母之體行殆非老也遂不往人多就學築書室舍傍旣而學者日益衆先生以無師自傷故苟有教人每不憚身先劫惑乃學本心得指示親切其善入人如袒襟披箭洞其胸而貫其

腸以故受教者輒有得去天啟元年先生始占新城籍補諸生高等而其諸子受教者遂相繼起崇禎十五年先生仲子鴻雷舉于鄉

季子鴻靈以順

治十一年舉人中十七年會試而鴻雷之子嗣真又以順治十六年山東解元至康熙三年而成進士先生曰當吾棄鉏時不過欲得明一諸生耳今爲老諸生二十四年縱未通籍而子孫之通籍者有入于吾願足矣遂受鴻雷始封官以終其身初先生讀書中夜見有丈夫者指示之且云大禹惜寸陰周公坐待旦醒而書其句于門至是雖却試猶手不釋卷卒年

九十五康熙戊午季子鴻靈以內閣中書典試兩浙
家之羣從有幸出于其門者至是筮葬援通家之誼
屬予爲銘銘曰
以耕而讀前有兒寬後則有皇甫士安而先生乃厠
身其間雖邦農而仕者匡鼎最著而先生復矯蹇而
不爲之官是古稱豪傑之士無文猶典而先生真拔
擢奮發而無假于羽與翰縱或叔皮之子文能逮父
仲弓有孫不必慙卿長而士有微尚卽返而仍藏之
石紐之岡有莘之野而又何間然

誥授奉直大夫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何

墓誌銘
卷十二

十一

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何大夫以巡鹽河東卒于官孝子方鞿弗
不能請銘戶部尙書梁公以舊堂上官爲之手題其
旌銘載之而南予時職史局出郭奠生芻旌前視解
纜行距今一十二歲首矣甲戌之春予赴義合肥孝
子謁予于杭州不值也旣而予歸况以避病入郡孝
子重謁予捧狀扶服謂先大夫墓草宿矣而薦牲之
石尚闕書焉當順治甲午先大夫始貢于鄉與先生
伯氏爲同年生嘗與先生主文會手銅槃歃血屢矣
先生文章震環海獨不能爲先大夫具鈔版之末時

有介之者進而曰狀云大夫當贈公亡時值鼎革之初避兵始寧甫還里棺衾裁具不能致美好族父有川木俗所稱沙枋者價溢二百鎰大夫泣跪族父門不起遂貽之此已事也今其子弟跪不起先生忍無以應之乎予曰何必然憶予與大夫游時裁弱冠王師下江東予避兵走南山而大夫奉贈公居始寧岷中渡溪採葵值方馬潰兵東奔者略始寧諸山遇于溪揮刃如雪大夫障贈公以膊承刃哀祈之兩膊幾斷予嘗以孝稱之及大夫爲戶曹郎會康熙甲寅有詔撤三藩尚書梁公受詔使廣東撤平南王

墓誌銘
卷十二

十四

軍大夫請偕行

時爲尚書司官

至則王拜

詔起坐序至客

禮無一言逮夜環帳房館垣却刃服弦弓築矢于旌

門鼓三下聞介馬聲大夫曰事棘矣臥起叩尚書白

事耳語移時出難燭草疏鼓未絕草成詰旦王率世

子奄筮公并諸將領詣館間睨目露齒語啗啗來前

未就坐齊聲愬啟行艱難尚書遽起拄司賓口曰止

拜詔尚未竟而遽言啟行何謂也吾陛辭時

上密諭留王謂王勞苦異諸藩當永鎮南疆而昨

以通詔不可異故埃茲密宣今所撤獨平西耳王

未行也曰啟行何也王錯愕各相視曰何信乎尚書

曰脫未信手自裂其懷揣疏出懷間曰此覆疏也諫視之王與諸將傳視畢尚書曰吾已宣諭訖可以覆矣叱具按鼓樂遽拜使使負疏行王乃色頓下率諸將詣按歡謝奄筮徘徊間王齧奄筮指曰幾負聖明遂謝訖張宴者三日越四日而平西反報至尚書顧謂大夫曰此行不辱命君之力也予嘗謂大夫讀書祇名節得此二事其子臣間可以慰矣然則予之碑之者雖微請猶將爲之况請乎大夫諱嘉祐字子受世居山陰之峽山明正嘉間有工部尙書者與其子刑部尙書同官于朝俗稱其父爲老尙書老

尚書三傳而叅政繼之至大夫之祖以世父書臺公貴贈前朝監察御史而大夫之父贈公則又以大夫貴贈監察御史一時三世皆侍御人以爲榮大夫由甲午拔貢知江西奉新縣事以尤異行取入京擢戶部廣東司主事監督寶泉局癸丑京察一等稱職時本部江南司闕員敕大夫兼理會頒撤藩詔敕以尚書官屬陪使廣東及選用尚書薦進本部員外郎旋病歸起補本部江西司奉使監蕪湖鈔關使竣陞本部山西司郎中值覃恩授奉政大夫其得稱大夫以是也新例年終令舉劾賢否以定黜陟尚書念使

廣東功又薦奉旨改授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

巡視西城辛酉秋監順天鄉試明年特奉命巡鹽河東壬戌十月以病卒大夫治奉新不取贖錢每歲終移他所贏錢解之曰暮遺且不可兄晝劫乎予嘗過奉新見民間每里各有倉詢之曰縣漕輸省者舊例設一倉縣城俟報滿統解省而縣所轄十二鄉在嵩山中近省而遠縣解省逸而解縣勞且解縣則耗羨生焉大夫令每里置倉并選里中之者老有望者專董之比收竣趣徑解省民大便至今猶稱之曰何公倉云大夫卒于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距

榮菴銘
卷十二

六

生天啟四年六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九娶劉贈宜人繼陳封副朱生子二曰偕曰載皆國學乃爲銘曰於乎大夫峽山之英出卽矐物如甫曙星當其友善負美子名洛濱修袂滄浪濯纓忽于陽九與喪亂并奉父岷審避兵始寧江革背負潘絲手搆賊衆相顧皆以孝稱爰赴四科曰并一經初侍建禮旋厭承明百里授治三河表能與春比和如冰斯清禮教用浹金錢不行遂膺詔取爲民曹卿年計歲賦一惟公平雖當議租不使耗盈重以良使奉君命行應變不辱奸回皆驚因轉右司兼遷南廳繡衣飾節烏臺

著聲執法殿上巡鹽河東瘁于官守奄然病傾溯其
世裔鬼嵬門庭上承八座下接三丞今茲啟後詩書
滿簾孝子雖幼方幾有成賢聲懋蹟載之常旌蒐其
遺者庶視此銘

墓誌銘
卷十二

七

07686

07670

